



《侗寨天籟》剧照。(资料图片)

□ 贵州民族报全媒体记者 宋兰

“素人”入镜 非遗新声

——大众演员成贵州非遗短剧真正主角

1

短剧里的“自己人”

导演找上门那天, 赢勇秀正在自家民宿忙活。

“让我演戏?” 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, 直摆手: “唱侗族大歌可以, 拍戏真不敢, 怕演不好被人笑话。”

导演说: “就是让你唱歌, 不是演别人, 就演你自己。”

她想了想, 说: “那试一下吧。”

《侗寨天籟》里, 赢勇秀的角色叫“秀姐”。剧情主线不复杂——她加入女主角, 去参加“村歌”比赛。而现实生活中, 同样的事, 赢勇秀在肇兴侗寨已经打实做了两年, 她熟。台词提前发来, 只有薄薄几页, 不多。导演告诉她, 80%的内容不用刻意演, 你平时怎么样就怎么样。

有一场戏, 拍歌队在鼓楼里练歌。机器架好了, 灯光打上了, 赢勇秀和寨子里的姐妹们围坐一圈, 张嘴就来。唱的是平时唱了千百遍的调子, 和声一层一层叠上去, 木结构的鼓楼把声音拢住, 又慢慢散开。导演喊“卡”, 她扭头问旁边的人: “这就拍完了?”

还有一场戏, 拍摄新娘结婚, 女主角穿戴整齐, 站在巷口准备走戏。制作组盯着监视器, 总觉得哪里不太对——头饰。女主角头上是一顶银帽, 并非侗族样式, 妆造老师拿出不少图片佐证, 说可以这么用。制作组拿不定主意, 如果要换, 意味着女主角得重新做妆造, 全组和几十个群演要原地等半小时。

于是, 拿不定主意的剧组把赢勇秀和同样入镜的贵州“村歌”团团吴家佳请了过来。两个人围着女主角转了半圈, 凑近看了看。

“这个不对。”赢勇秀声音不大, “我们侗族新娘是盘发插银饰, 不是戴这种帽子。”

她转身出了片场。过了一会儿, 她手里捧着一套银饰回来了——那是她自己出嫁时用的, “用这个吧。”

剧组当场决定, 换。半小时, 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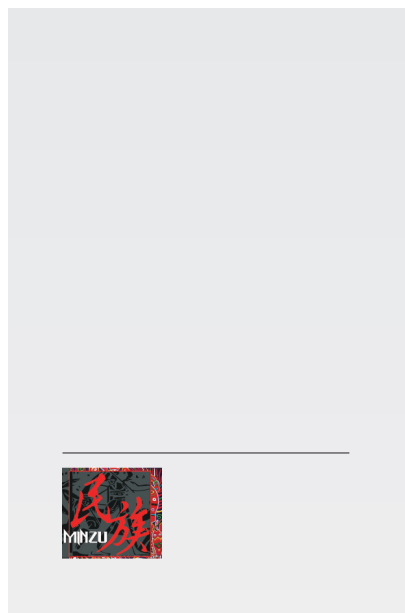
每当赢勇秀讲起这件事, 语气平平常常: “鼓楼那场戏也是, 剧本写要在鼓楼下面泼鸡血, 我们一听就觉得不行。鼓楼是侗族最庄重的地方, 这个场合不合适。他们当场就把这一段删了。”

剧组对当地民族文化的尊重让赢勇秀连连称赞: “剧组拍出来的东西, 我们本地人看了, 觉得是真正扎在民族文化根上的。”

杀青那天, 寨子里的人去送行, 歌队唱起了侗歌。有人举着手机录了条视频, 发到网上, 浏览量一路涨到三万多。拍摄那段时间, 来当群演的小姑娘们一个上午能发三条拍摄花絮——油菜花田里唱歌的, 鼓楼花桥边合影的, 监视器前回看的。配乐清一色是侗歌。

赢勇秀自己也发。问她为什么这么上心, 她想了想, “是寨子的人都喜欢自己的民族文化吧。”

制作人魏娟更是一语道破: “大家明白, 这部剧不是在演别人, 是讲自己的故事。”



2025年, 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40亿美元。当短剧市场在流水线般制造“霸总”“逆袭”时, 贵州有一群人, 不声不响地走进了镜头之中。

他们, 是一群穿着苗绣盛装的嬢嬢, 在风雨长廊上走秀; 是一位开民宿的侗族姑娘, 在鼓楼边本色出演自己; 是一支由返乡青年组成的乐团, 把侗歌唱成了剧情主线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“素人”面孔, 正成为贵州非遗微短剧最动人的力量来源。



《群山上的“村T”》剧照。(资料图片)

2

让非遗重新“被需要”

杨想妮接到剧组邀约时, 心里也打鼓。

“会担心拍出来是什么样子。”她顿了顿, “有点容貌焦虑。”

杨想妮是舞乐蝉歌乐团的创始人, 侗族大歌的非遗传承人。微短剧《侗歌响处是归途》的女主角陈彩霞, 几乎就是她自己——一个在寨子里爱唱歌的姑娘, 想方设法把侗歌唱出山外。男主角林立从城市回来后, 她加入他的队伍, 两人把侗族大歌唱进直播间, 带着村民卖刺绣、蓝染和百香果。

这些情节, 杨想妮并不陌生, 是她走了三年的路。

2023年, 她从贵阳回到家乡。走进寨子, 发现寨子里的孩子们很少唱侗歌, 她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正在从眼前溜走。

“心里很不是滋味。”她说。

那一年“村超”正火。借着这股东风, 她建起非遗研学基地, 组建了舞乐蝉歌乐团。乐团成员都是寨子里的年轻人, 平时各忙各的, 一有空就聚在一起练歌。

他们在直播间卖百香果, 粉丝说

想听侗歌, 他们就把百香果放在一边, 张嘴就唱。从传承人到主播, 从歌者到创业者, 没人教过她怎么走, 一步一步都是自己蹚出来的。

当剧组把剧本递到她手上时, 她翻开看了看, 发现根本不用“演”。

让她意外的是, 这部剧几乎没有专业演员。乐团的成员全来了, 当地的村民来了, 村干部也来了。有一场戏拍鼓楼议事, 演员们往长凳上一坐, 讨论的架势完全不像演戏的——因为他们平时就是这样开会的。

剧中有一段情节让杨想妮感触

很深: 男主角林立刚回乡做音乐传承时, 村民们不理解, 觉得唱歌不挣钱、耽误事, 见他就躲。直到陈彩霞加入, 挨家挨户解释, 在鼓楼开议事会请寨老见证, 承诺带着大家一起致富, 村民才渐渐改观。

杨想妮说: “这和我经历可以说是一模一样。”

“侗族大歌传承, 最难的是让它重新‘被需要’。现在要考虑, 它能以什么形式在生活中出现。把侗歌唱进短剧, 植入大IP, 就已经是迈出一大步了。”



杨想妮(中)在“村超”球场表演侗族大歌。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/摄

3

“素人”演绎的真实力量

短剧把一群人聚在一起, 大家只是把自己正在做的事, 搬进剧情里。戏拍完了, 他们依旧继续在生活中、直播间唱着歌。

更早让全国观众看到贵州“素人力量”的, 是另一部短剧——《群山上的“村T”》。

T台上, 主角是一群穿着苗绣盛装的嬢嬢。她们没有猫步, 没有定点pose, 有的人走得慢, 有的人裙摆太大侧了侧身, 像赶集路上遇到熟人。

有网友评论: “以前觉得时尚是巴黎和米兰, 看完‘村T’才发现, 时尚的尽头是贵州。”

制作人魏娟记得拍摄那天的场景。剧组没有搭人工T台, 直接用苗侗风情园的风雨长廊。嬢嬢们穿的是自己压箱底的盛装, 苗绣纹样是外婆传给母亲、母亲又传给自己的, 银饰是出嫁时一锤一锤打出来的。上台前, 有嬢嬢低头整了整衣领, 又帮旁边的人捋了捋裙摆。魏娟站在监视器后面, 说了句: “这种真实感, 比

任何舞台更真实、更生动。”

2025年初, 广电总局启动“微短剧+”行动计划, “微短剧+非遗”被列为推动行业精品化转型的重要方向。贵州的实践给出了一个朴素却有力的回答: 让传承文化的人, 成为讲述文化的人。

魏娟透露, 贵州广播电视台已规划“非遗+文旅”微短剧三部曲, 围绕民族服饰、音乐、舞蹈展开。但真正支撑这些作品的, 不是风景和艺术本身, 而是像赢勇秀、杨想妮这样的普通人。“目标不仅是内容生产, 更是把贵州的文化资源, 转化为有影响力的文化产品。”

镜头推进, 聚焦秀姐递过银饰的手, 聚焦杨想妮唱歌时微微扬起的下巴, 聚焦苗寨嬢嬢穿针引线时眯起的眼睛……在竖屏短剧这个赛道上, 这种扑面而来的细密质地和真实的力量, 成为“素人”演员的最大优势。

让魏娟意想不到的, “素人”演

员在片场不是被动配合, 而是半个民俗顾问。在《侗寨天籟》片场, 赢勇秀和吴家佳往往是剧组遇到民俗疑问时第一个被问到的人。

短剧不再是“关于非遗的故事”, 而成了“传承人自己讲述的故事”。

真实, 创新, 快乐。赢勇秀用三个词表达“素人”的力量, “短剧在真实的基础上创新了, 我能参与其中, 是非常开心的。”

这份开心, 或许就是非遗短剧打动人心原因之一。当传承不再是展板上沉甸甸的几个字, 而是镜头前笑着唱出的一句歌、秀台上自走出的一步; 当文化传承人不再是被书写的对象, 而是投入实践的方方面面, 非遗也就真正活进了这个时代。

杨想妮说: “你得先让大家看到希望, 才会有更多人加入。”

在这些贵州短剧里, 希望写在每一个“素人”演员的脸上。她们不是在演别人, 她们自己就是故事。

短评>>>

非遗如何生动讲述?

贵州非遗微短剧中的“素人”, 虽没学过表演, 却在镜头前呈现了最动人的非遗故事。这也给当下文化传播带来某种启示: 非遗, 该如何生动讲述?

过去, 非遗题材作品习惯于让专业演员扮演, 让编剧去想象一种生活。精致的服化道、考究的台词, 却常常少了点什么。

“素人”演自己, 看似降低了表演门槛, 实则建立了真实标准。她们不是在“表演”非遗, 她们自己就是非遗的载体。当秀姐在鼓楼里张嘴就唱, 当杨想妮把直播间卖百香果的经历搬进剧情, 当嬢嬢们穿着压箱底的盛装走上秀台——镜头捕捉的不是演技, 而是生活本身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, “素人”演员在片场往往成为民族文化顾问, 他们能在细微之处进行把关, 确保了文化不变形、作品不走样。她们从被拍摄的对象, 变成了参与创作的主体。这种身份的转换, 让短剧不再是“关于非遗的故事”, 而是“文化传承人自己讲述的故事”。

真正的文化自信, 不仅要让文化“活”起来, 还要让持有文化的人站出来, 讲述自己的故事。她们的面孔或许不够精致, 台词或许不够流利, 但那份从生活里生长出来的笃定与从容, 恰是当下文化传播稀缺的品质。